

浅析蒙古族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以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例

李欣儒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长春, 130117;

摘要: 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是现当代民族舞剧创作里的一次巨大的革新。笔者通过多方面了解, 发掘编导们用独树一帜的艺术形式, 把民族的与现代的结合创新, 使民族民间舞蹈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更好的呈现出来。这部荣获了我国第十一届“荷花奖”和第十六届文华大奖的舞剧, 通过一种新颖的方式讲述了关于草原上两姐妹的故事, 不但歌颂了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 同时还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怀。笔者将以此大型舞剧对本文就此展开以下几项探究, 通过分析现代性编创对传统舞蹈的创作思想, 以及分析《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部舞剧中所运用的现代性编创手法及此舞剧在空间结构、道具的创新、选题立意、叙事方式等方面在创作中的运用, 探究传统蒙古族舞蹈进行现代性编创的发展和意义。

关键词: 现代性; 传统; 时代精神

DOI: 10. 64216/3080-1516. 26. 01. 057

绪论

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现代性编创完成了传统舞蹈在当代审美的转换。从21世纪来看, 舞蹈编导们巧妙运用现代性手段创作, 创作思想空前活跃, 切入点标新立异, 对创新的探索, 对民族舞蹈的理解及情感的冲击力都是大幅度提高。舞蹈题材也更为新颖, 创作思想和空间更为灵活, 将传统蒙古族舞蹈进行现代性编创从生态环境、时代背景、人物形象、内心情感出发, 其角度新颖, 结构饱满, 表现手法多样。运用舞台技术对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谈民间舞如何融入现代元素。一是编创思想的创新。二是结构叙事的创新。三是道具的创新。为了突出舞剧的人物形象, 既要从日常生活中找到民族风格化的舞蹈语言, 又要从现实中找到与其相符的生活行为和人物情感, 才能显现出现实题材舞蹈作品的现实意义。

1 《草原英雄小姐妹》时代精神的现代性编创

具有时代精神的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由赵明担任执行导演、赵林平编剧、内蒙古艺术学院演出的最新修改版。这是当代舞剧创作在现实题材的一次进步, 国家的民族舞蹈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以宣传国家主体为主的, 现实题材的作品, 重新解释历史经典但不能简单编写或添加代码, 同时也要消除掉红色经典下所附带

的不现实、不和谐的文化元素的东西。看完这部舞剧我深刻的感受到了现实题材的舞蹈, 创作必须要有时代精神的意义进行创作, 这部是最新修改版的舞剧, 在一九六四年的冬天, 她们在一场暴风雪中进行了顽强的搏斗, 以危及其生命的风险保住了集体的羊群。这英勇故事传遍了祖国各个角落, 影响着几代国人。该舞剧把两姐妹的无私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再次演绎出来, 影响着新一代的年轻人, 这与当下一些自私年轻人的社会现象做了鲜明的对比, 体现了时代命题。让思想与艺术真正占据现实舞蹈创作的顶峰。

习总书记在全国政协第十三届第二次会议, 指出了以下内容: “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 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 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1]这类题材, 有关照现实的依据, 才会有不寻常的舞蹈创作。现代性的传统舞蹈创作, 应该密切贴合时代命题。将虚与实完美结合。实现现实意义的创作。完成了传统民族舞蹈在当今审美意义上的一“现代性转换”。

2 结构与叙事方式的现代性编创

2.1 舞剧结构

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中采用了双线结构, 形成时间跨越, 不同于以往单一叙述结构, 它是以课堂的形

式不虚不空的灌输说教,呈现教育。以戏中戏的结构为支,以“两堂课”的艺术表现手法讲述老故事,将当代小学生和老一辈故事中的小姐妹用独出心裁的手法见面,舞剧中的小学生们,在课堂上与她们共同抒发情感,学生们在头脑幻想着画面,仿佛真的参与到了生命的探寻中,去解救危难,那是对生命的敬畏,感动着现代青少年。这种舞剧结构不仅消除了时间上的距离感也消除了空间上的跨度。回顾舞剧的一开始,编导选择在上学路上展开叙事,其中一幕展现了家长们帮孩子背书包,这时有位爷爷成为了典型人物,他代表了当今社会家长溺爱孩子的一种普遍现象,由此可见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们逐渐养成的懒惰、自私、矫情等一堆不好的行为习惯。而在这堂课下课后,学生们发生了改变,变得自立了坚强了。正是舞剧独特的结构方式下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既体现出了俩姐妹的优秀品质,又感染了现实中小学生们的心灵,这对孩子的教育都是较高的艺术水平。正因如此这部舞剧得到了升华,潜移默化的引领少年们思想政治境界,采用这种创作手法使人们更能直接的接受这种艺术带给我们的启迪。

2.2 叙事方式

舞剧分为上半场与下半场,上半场编导采用一堂课的方式叙说舞蹈,舞蹈多以现代舞为主,其中舞剧以红色价值观作为引领,叙事中选择两代人的情感和心灵碰触等类似的方式来进行展现的叙事,上课不单单是上课,它也是一种叙事方式的选择,其中舞剧中羊是《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象征性形象。舞剧的羊对于我们来说,应有以下几层含义:其一是牲畜动物;其二是公共所有物;其三是情感寄托。当为正常动物,绵羊像其他动物一样有生死。作为集体财产,不可避免地将其杀死,但它的骨骼可以为社会、团体和生产经济提供自己的微薄力量。它应该是最高情感水平的主体,也是该舞剧叙事风格的主体最初选择。绵羊是代表和谐与美丽的明智动物,是可以与人情感交流的动物。此舞剧对绵羊的形象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剧中的羊演员多,场面宏伟。牧群舞宏伟壮观,羊们踩在草地上,在风吹雪的映衬下享受水草交织。从草地上的男孩摔跤中看到正在模仿其动作的绵羊和姐妹的场景,是一部充满趣味和活力的戏剧,反映了人与绵羊之间的交流和情感,玉荣还模仿了父亲的走

路姿势,形成了回响,体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精神交流,使观众可以欣赏到戏剧的微妙之处,看着羊群在暴风雪中近距离跳舞,当我看到羊群演员表现出了自己的诚挚和挚爱,当快乐的时候,面部表情放松自在,当在冷风中脸的面部表情抽搐,说明心随剧动每个动作每个表情都是精心刻画的,然而,戏剧改变了情感,情势感动了人心,除了一群绵羊的图像外,还对黑山羊等单个图像进行了特殊造型,以实现点和面的组合,从而形成了羊的标志形象,这也是构成本舞剧叙事方式的重要元素。

^[2]这些叙事方式充分感受到其现代性的编创对舞剧更完美的呈现。

3 道具的创新运用中现实与意象的转换

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舞台道具创新点就是加入了木偶的设计概念,这是一种结合舞蹈语汇与傀儡木偶艺术的艺术形式,迸撞出不一样的视觉感受,使多种艺术形式并存,导演赵明先开始是反对这种设计的,他觉得舞蹈是纯粹性的,但是,通过舞剧的深化,木偶傀儡成为不能缺失的艺术元素,在舞剧中,在父母的眼中有一只小黑羊,他是采用傀儡的手法的小黑羊,它在龙梅和玉荣俩姐妹眼中是好朋友,在父母不在时,牵线木偶黑羊转变成真实的舞蹈演员扮演,与小姐妹嬉戏玩耍,傀儡的运用完成了现实和意象的转变。^[3]在第二场放羊路上,舞台的前面正上演激烈的蒙古比赛,舞台的后面是微缩枝头木偶两姐妹和傀儡羊群,仿佛前面的热闹气氛吸引了后面的俩姐妹和羊群,画面再一转,后面隐隐褪去,前面出现了俩姐妹和羊群的真实舞者扮演者,画面就如同电影一般,舞台艺术与傀儡的巧妙运用,观众在欣赏视觉盛宴的同时也激发了观众丰富的想象力。

在舞剧中,爷爷的思想头绪经历了实-虚-实的转换,俩小姐妹的形象经历了从微型缩影的一系列表演,到转变为真实的人物演员,然后再从现实生活的人物演员,再次转变到放学后小学生手里玩的玩具,既转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物件,傀儡的变化成为舞台上的亮点。傀儡道具的运用也是出乎意料,第一场学校向草原转场的时候,当小学生唱起了歌,歌声呼唤了爷爷的记忆和那段往事,城市渐渐隐去广阔的草原随着蒙古族音乐缓缓而来,此时的龙梅和玉荣是枝头傀儡在厚厚棉花一样的云层中慢慢显现出来,当爷爷的思绪模糊到清楚就像

电影里的场景一般,在羊群演员们的来回变换,微缩杖头的傀儡俩姐妹在观众没注意到的情况下,悄悄地转换成真实的演员在与演员羊群们嬉戏玩耍。剧中还有诸多这种傀儡道具的现实与意向转换,场面犹如电影画面一样,丰富了整个舞台效果,这是此舞剧在道具运用上的创新,为观众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4 现代编创对传统民间舞蹈的影响和发展

不同地理空间的民族民间舞蹈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与审美特性,这是以“现代模式”开启创作的必然所在。同时国内也有许多前卫艺术家们,对民间舞进行现代性的编创,例如作为独立艺术家——王玫老师,她在她的编舞课上探索并开创了关于传统舞蹈的现代编创的一些规则和规律,并发布了关于传统舞蹈“现代性编创”的相关教材内容,在通过课堂将它转化到学生身上,她在实践中将其进行系统化。让当今的年轻编舞者如何将传统舞蹈进行现代编舞,而不再是重复去跳以往的民间舞,是去创建新的做出新的“编”与“创”。^[4]毋庸置疑,传统蒙古族舞蹈的现代性编创亦是如此。在编舞中动作固然重要,亦是核心也是表达感情的动机,蒙古族舞蹈正是因为动作能给人视觉上的盛宴,才会使人们体会到动作的美和张力。这对在编创时打破固定的动作模式是有必要的,尝试现当代及流行舞蹈同传统蒙古族舞蹈之间的转换,对于传统舞蹈的编创采用别出心裁的立意角度亦或是创作手法存在诸多可能性。^[5]

然而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偏远地区,有些原始舞蹈逐渐无人遗传,这也使“现代模式”在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中无孔不入。怎么更好的保留原始传统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产物,同时也在基础上做创新,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像现在很多的音乐创作都进行了现代化,通过结合舞蹈音乐中“现代元素”,将传统舞蹈的节奏和微妙的调整带入了两个文明,友好协商与合作。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全球化的趋势,将传统蒙古族舞蹈

进行现代性编创有利于世界更好的了解我国的民间舞蹈,也有利于现在的年轻人加深蒙古族舞蹈的知识和了解。

5 结论

本篇以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例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的编创,通过舞蹈语汇和傀儡木偶艺术形式的交叉融合,从选材到立意到舞剧的结构到创作手法的创新上都创造出独特的视觉体验感,从各种角度对蒙古族传统舞蹈创编。舞剧采用独特的艺术结构将时间和空间交织在一起,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亦是我们对历史探索的新视角,是我们崭新的时代回答。通过此舞剧的现代性编创诠释英雄精神,并教育年轻人如何继承和承担这种和责任感民族精神,这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这种编创既保留了传统的又融入了现代的。时代在进步,通过新的传播方式将历史的、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种种精神传承下去,有利于新一代提高艺术熏陶创造意识,结合现代的方式让民族舞更全球化,走向世界化,使其在原生态舞蹈中创新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 [1] 冯双白. 现实题材舞剧创作的重大突破[J] 中国艺术报, 2019, 05, 003
- [2] 赵海忠. 生命之歌大气磅礴——观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J] 舞蹈, 2019, 01
- [3] 高桂峪. 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创作谈[J]. 戏剧文学, 2020, 03, 004
- [4] 吕乙生. 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序[J] 民族艺术研究, 2018
- [5] 李晓波. 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编创的“现代模式”[J] 舞蹈, 2020, 03, 15

作者简介: 李欣儒(1999.03-),女,蒙古族,内蒙古人,国家四级演员,在读硕士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舞蹈编导。